

粵雅堂丛书

粵雅堂叢書

南雷文定後集目錄

卷一

明名臣言行錄序

先師蕺山先生文集序

寒邨詩稿序

山翁禪師文集序

沈昭子耿巖草序

姜山啓詩序

靳熊封詩序

萬祖繩七十壽序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永樂寺碑記

小園記

答萬貞一論明史歷志書

卷二

大學士碩膚孫公墓誌銘

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

缺俟補入

大學士文靖朱公墓誌銘

缺俟補入

謝時符墓誌銘

朱止谿墓誌銘

鄧起西墓誌銘

顧麟士墓誌銘

顧玉書墓誌銘

參議礮礎閣公神道碑銘

卷三

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

雪蓑閔君墓誌銘

謝時禋墓誌銘

封庶常陳君墓誌銘

參政籲之邱公墓碑

陳乾初墓誌銘

編修陳怡庭墓誌銘

提學來菴袁公墓誌銘

周子佩墓誌銘

陳夔獻墓誌銘

卷四

張仁菴墓誌銘

徐瘦菴墓誌銘

毛淇僊墓誌銘

姜夫人墓誌銘

錢忠介公傳

陳令升先生傳

職方司郎中大垣靳公傳

戴郁山傳

書錢美恭尋親事

施恭愍立後議

姚江春社賦

鄒古同酒中大可憐公

刺會長公

論會長公

美夫人

與其

命

第



南雷文定後集卷一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明名臣言行錄序

史之爲體有編年有列傳言行錄固列傳之體也列傳善善惡惡而言行錄善善之意長若是乎恕矣然非皎潔當年一言一行足爲衣冠之準的者無自而入焉則比之列傳爲尤嚴也今徐子之爲是錄也博採兼取一善之長必錄無暇窺見至隱以朱子之嚴尙有議其范平章竇丙翰之不應入者徐子毋乃長於知君子而短

於知小人乎雖然徐子之意固有在也徐子身逢喪亂  
顧當世愚儒無知不足以備一郭瑣瑣朱墨徒供全軀  
保妻子之用世智限心風塵破膽田僮竈婦且窺其底  
裏何況盜賊是故守尾生孝已之信於盜賊而施張儀  
蘇秦之詐於君父破城陷邑智窮不能自免則以亡鹵  
降人爲究竟遂使天網毀紊地紐凋絕普天相顧命懸  
晷刻嗟乎顧安得事功節義之士而與之一障江河之  
下乎古之君子有死天下之心而後能成天下之事有  
成天下之心而後能死天下之事事功節義理無二致

今之君子以偷生之心行嘗試之事亦安有不敗乎徐  
子是錄大約不出於事功節義二者其間事功有大小  
節義有勇怯亦視其本領之闊狹有盡有不盡耳要不  
可爲無與於此者也以是求之顧亦未嘗不嚴也夫事  
功必本於道德節義必原於性命離事功以言道德考  
亭終無以折永康之論賤守節而言中庸孟堅究不能  
逃蔚宗之譏三百年來堂陞之崇嚴城邑之生聚邊鄙  
之干陬至於末造清議不衰明之爲治未嘗遜於漢唐  
也則明之人物其不遜於漢唐明矣其不及三代之英

者君亢臣卑動以法制束縛其手足蓋有才而不能盡也徐子亦嘗尙論其故乎近時偽書流行聊舉一二如甲申之死則雜以俘戮如陳純德等逆閹之難則雜以牖死如丁乾學等楊嗣昌喪師誤國冬心詩頌其功勞洪承疇結怨秦人綏寇紀張其撻伐高官美諡子姓私加野抄地志纖兒信筆此錄出庶幾收廓清之功矣

先師戢山先生文集序

先師之學在慎獨從來以慎獨爲宗旨者多矣或識認本體而墮於恍惚或依傍獨知而力於勤念唯先師體當喜怒哀樂一氣之通復不假品節限制而中和之德自然流行於日用動靜之間獨體如是猶天以一氣進退平分四時溫涼寒燠不爽其則一歲如此萬古如此卽有愆陽伏陰釀爲災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慎者慎此而已故其爲說不能不與儒先牴牾先儒曰意者心之所發師以爲心之所存人心徑寸閒空中四

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不然  
大學以所發先所存中庸以致和爲致中其病一也然  
泰州王棟已言之矣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  
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變意有定向而中涵  
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箇不慮而  
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我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閒  
攬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商量倚靠  
不得謂之獨矣若云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  
念旣動矣誠之奚及師未嘗見泰州之書至理所在不

謀而合也先儒曰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孟子之惻隱羞  
惡辭讓是非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  
而見所性之善師以爲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卽心  
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  
器器在斯道在離器而道不可見必若求之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之前幾何而不心行路絕言語道斷所謂有  
物先天地者不爲二氏之歸乎又言性學不明只爲將  
此理另作一物看如鐘虛則鳴妄意別有一物主所以  
鳴者夫盈天地閒止有氣質之性更無義理之性謂有

義理之性不落於氣質者臧三耳之說也師於千古不  
決之疑一旦拈出使人冰融霧釋而彌近理而大亂真  
者亦既如粉墨之不可掩矣昔者陽明之良知與晦翁  
之格物相參差學者駭之羅整菴霍渭崖顧東橋斷斷  
如也然一時從遊者皆振古人豪卒能明其師說而與  
晦翁並垂天壤先師丁改革之際其高第弟子如金伯  
玉吳磊齋祁世培章格菴葉潤山彭期生王元趾祝開  
美一輩既已身殉國難皋比凝塵曩日之旅進者才識  
多下當伯繩輯遺書之時其言有與雒閩齟齬者相與



移書請刪削之若惟恐先師失言爲後來所指摘嗟乎  
多見其不知量也此如成周王會赤奕陰羽棗幣獻書  
而使三家學究定其綿蕞耳昔和靖得朱光庭所抄程  
子語以質程子程子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  
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和靖自是不敢復讀古之門人不  
敢以爝火之光雜於太陽今之門人乃欲以天漢之水  
就其蹄涔不亦異乎王顥菴先生視學兩浙以天下不  
得覩先師之大全爲恨捐俸刻之東浙門人之在者義  
與董場姜希轍三人耳於是依伯繩原本取其家藏底